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鋒劍春秋 第十九回 土仙二進金沙坑 白猿三盜裝仙盒

話說白鶴童子，領掌教的拘仙牌，來至二龍山赤仙洞門，高聲大叫：「洞裡有人麼？」守門的童兒聽見，便問：「是那方來的仙客，到此何干？」白鶴童子說道：「我奉掌教祖師之命，有拘仙牌到此，快些開門。」童兒便道：「略停片時，待我稟過祖師，好出來迎接。」遂跑到三清殿稟道：「今有白鶴童子在洞外，稱有掌教的老祖師拘仙牌到了。」黃石公聽見，即忙出來迎接，到了牌前，打一個稽首說：「弟子願掌教祖師聖壽無疆。」然後接了過來，雙手高擎，捧上三清殿，放在當中。白鶴童子上來，見了禮。黃石公問道：「不知掌教的拘仙牌到來，所為何事？」白鶴童子便把南極子要救孫臏，特遣道友下山，同破誅仙陣的話說了一遍。黃石公聽畢，左右為難。欲待下山，恐染紅塵，誤起凡心。欲不下山，又難於推卻。無奈何取了幾件寶貝帶在身旁，遂吩咐童兒添香換水，緊守洞門，然後與白鶴童子出離赤鬆洞來。黃石公上了金毛吼，搖展金光，起在空中。白鶴童子縱金光亦起，齊上雲端，飛奔燕邦而來。那消半盅茶時，已到了燕營，按雲落下。兵士見得明白，忙報進了大帳。昭王拱手問道：「老祖，白鶴仙童同來的是那一位真人？」南極子道：「二龍山路近，必是赤松子來了。」燕昭王聽得，忙領百官出營迎接。黃石公進了大帳，參謁了南極，正談講誅仙陣的兇惡，忽然地上鑽出一個人來，身穿八卦團金繡花道袍，足踏無憂履，面如黃丹，一部虬須，鼓掌大笑道：「師叔，你是八寶金身，不怕染紅塵殺氣的。」南極子觀之，乃土行孫也。南極道：「貧道不肯獨惹殺氣，故此拖累你們幾位。」土行孫遂急忙上前，拜見了南極，又與王禪等稽首過了。便問道：「李仙長還未曾到麼？」南極道：「尚未來吧。」一言來盡，李長眉與白猿已進帳來。眾家仙長，重新見禮坐下。燕昭王就傳旨，排上素筵與眾位仙長接風，眾仙長不過心領而已。一時宴罷席散，南極開言說道：「今日賢王邀請眾位到此，只因孫臏這孽障，五難未滿，又遭災殃，今被魏天民圍在陣中。他久後有天仙之位，我南極既然掌教，豈肯袖手旁觀。因此我出家人才下山來。昨晚同白猿暗暗的看過陣勢，觀了氣教，魏天民等殺害生靈，擺下此陣，俱有五雷之苦。四門的法寶，雖容易破，惟有金沙乃佛門至寶，到有些費手。那一位真人肯不辭勞苦，到西方極樂世界，求如來佛祖，討盂鉢，將金沙收去，再破此陣，易如反掌了。」白猿聞言，上前跪下道：「弟子願往西方，拜求佛祖一遭。」南極大喜道：「爾既然要去，到還使得。」遂請昭王修下表文，叫白猿上西方見佛。白猿忙背起表文，別了眾仙，駕起金光，竟奔西天而來。那也不過一個時辰，早望見靈山不遠。遂落下來，只見好一個雷音寶刹。怎見得，有詩為證：

梵王宮殿放金光，
紫玉琉璃琥珀裝。
寶殿巍巍高萬丈，
佛門廣大遠洪荒。

白猿走至山門，見了守門的金剛，上前打個稽首，說明了來歷，金剛就吩咐他在此等候聽宣。去不多時，出來叫聲：「白猿，隨我這裡來。」白猿聞言，便跟定金剛，進了山門，到大雄寶殿。只見祥光繚繞，瑞氣千條。忙朝上曲膝跪下，尊聲我佛世尊：「弟子白猿叩參法駕。」如來便問：「南極仙翁差你到此何事？」白猿把始皇情由細說，把哀表解了下來，高手擎道：「我佛看了哀表，便知詳細。」就有阿難尊者，接了過來，布在香案上。如來閃慧目一觀，便合掌道：「善哉，秦始皇併吞六國，乃是天運循環，況且有我西方牒文，玉帝敕旨，孫臏豈有不知，何苦屢染紅塵，自招其禍。待我看他的大數如何。」遂入定了半刻，未來之事，俱已明白。對白猿道：「你回去拜上南極仙翁，說孫臏雖然命中有救，但他難期未滿，難以出陣。且我佛門之寶，不肯輕易與人。待等五日之內，差護法伽藍前來東土，收回金沙便了。」白猿聞言，五體皆空。叩謝了佛祖，出了雷音寺，駕起金光，俄頃之間，回到易州。進營見了南極，將如來之言，說了一遍，眾仙各大喜。

南極聞言說道：「孫臏困在陣中，今已經四日。雖然破陣容易，但須早一日，想他在金沙陣中，非同小可，不如送粒金丹與他，方保無害。」叫聲：「土真人，這一差必須要你走走。」遂取出一粒丹來，交與土行孫接來。只見他說聲慢坐，就兩腳一踉，蹤跡全無。合營大小將官，無不駭懼。土行孫分開黃土，如箭一般，競奔誅仙坑而來。指望送丹，探聽虛實。往前正走之間，不曾提防，碰了個頭，翻後一仰。睜開仙眼細看一回，四面如金壁一般。周圍走了一遍，尋不出個門路進去。心下為難，低頭想了一想道：「莫要耽誤了工夫，且回營去，再作道理。」復回原路，鑽將出來，進了營門，到黃羅帳下。南極一見，便問陣中吉凶。土行孫道：「不中用，那坑內周圍，都是金沙把住，難以進去。」南極聞言，正在心下躊躇，土行孫道：「師叔不必為難，待弟子回飛龍洞裡去走走，必然有法進得此坑。」南極聞言大喜，便囑土行孫速去速回。土行孫說聲放心，復鑽入地下，即飛奔去飛龍洞。不多時早到了洞口，出了土來，上前敲門。叫聲：「師弟快些開門，我來了。」只見童兒開門，雙手提著瓢兒，對面一看，笑道：「師兄你真來了，師父在殿上叫我開門取水，說有師兄來了，如今果然不錯。」土行孫不暇回言，跑上大殿，在老祖面前跪下，口尊「老師，弟子叩首。」

那懼留孫老祖，乃三皇之上得道的，法力無邊，心動便知來意，與南極同是元始天尊弟子。這老祖在座上笑道：「土行孫，你不在洞裡潛修，又下山替人家效力，你的來意，我已知道。」便喚童兒：「往後洞石匣裡，取一道符來。」童子領令，取出一道靈符。那老祖遞與土行孫道：「你將這道符，頂在頭上，並教四字真言，就可能進得金沙了。」土行孫叩頭，一一教畢，忙辭出洞，入地飛行，回至燕營。站起身來，見了南極等，把師父贈符教咒的話，說了一遍。南極子復遞仙丹與他接了，土行孫遂頂了靈符，復由地道直至金沙邊。念了四字真言，一挺身，好像黃龍入洞一般，就鑽了進去。閉了二目，定一定神，睜眼一看，見孫臏在坑當中，眼觀鼻，鼻觀口，口觀心，入定打坐。土行孫走到跟前，叫了一聲真人。孫臏正在養氣定神，聽見有人叫他，睜眼一看，認得是土真人。慌忙起身，叩頭稽首道：「老祖今從地中何往？」土行孫笑道：「你不知道麼，掌教祖師與你師父、師叔眾家仙翁，俱來相助著。我先進坑來，送一粒金丹與你，保住身體，我們大眾好在外邊打陣。」孫臏聞言，把頭點三點，即叩頭，兩眼流淚道：「我孫臏每逢危難，多蒙掌教祖師施恩搭救，感戴非淺。老祖這一回營，說孫臏在金沙中頂禮叩頭，並拜上眾仙祖，與我家師父師叔。我孫臏若出了陣，就奉我父兄之靈，上高山埋葬，了卻大事，再回天台，斷不入紅塵了。」土行孫聽罷，道：「伯齡你耐心坐坐，我去也。」孫臏忙止住道：「老祖且慢，孫臏還有一言。老祖若一回營，可對掌教南極說知，法台上有一個裝仙盒，裝著弟子本命星，求掌教先差白猿盜了此盒，使弟子的本命歸位。縱然遲早破陣，我孫臏的性命就不怕了。」土行孫道：「你且可放心，我回去就依你之言，告訴掌教知道便了，你且慢坐。」一聲大響，透出金沙，分開土，飛奔燕營，至帳中間冒出土來。

南極子一見，便問：「孫臏的性命如何？」土行孫道：「坑中金沙雖然利害，孫臏的性命無妨。」又把孫臏囑咐之言，說了一遍。南極子點頭歎道：「也使得。」便叫白猿過來：「你可立刻進陣，先盜那裝仙盒要緊。」猿仙領命，才待要走，猛然想起母親之言，說道：「祖師，前者弟子頭一次進陣，因為有太白金星看守著裝仙盒，難以下手。今番進陣，必須要峨嵋扇賜與弟子拿去，扇退金星，方能將此盒盜出。」南極就將峨嵋扇遞與白猿。白猿雙手接過，出了營門，腳駕神光，進了陣中，竟撲法台前。手舉寶扇，照著太白金星，呼呼的連搗三扇。金星往後退了數步，白猿便飛身上台，竟撲裝仙盒，寫了老君敕令六字。指望揭開盒蓋，那裡能夠，猶如生根一般。心下著急，一隱身形，往台下就走。想道：「這裝仙盒，定有甚麼鎮守。不然寫了寶篆，何以還揭不開。」意欲再上台去看個明白，怎奈太白金星復歸本位，心裡不好意思再去搗，便又恐洩漏機關，只得復回營中，將前事說了一遍。

南極子道：「豈有此事，這古怪王鬼谷子，你與出家人算算看何故？」王禪遵命，便掐指一算，說道：「函上面又有金蓋住，故而不能開。但今日若秦皇進陣，開看裝仙盒，孫臏本命，應當歸位，此乃大喜之兆。」南極聞言便道：「有了，有了，須得如此。」遂叫白猿，附耳低言，說了幾句。猿仙接了法旨，翻身出營去了。南極子又叫蒯文通上來，附耳低言，如此如此。蒯文通應

聲弟子知道，忙下大帳，回至自己營中，傳令打聚將鼓。各軍中間言，把聚將鼓打將起來，合營軍官，俱各披掛，齊進帳中，兩旁侍立。蒯文通升了座，眾將上前拱手打躬道：「師兄打聚將鼓升帳有何軍情？」文通拱手道：「吾奉掌教祖師鈞旨，眾將軍聽點。」眾將聞言，便兩邊站立。文通高叫：「孫將軍，你領兵馬五百，往正東上，離王翳營盤五里路屯兵。但看見陣中金光一起，速奔秦營，虛張聲勢，切不可擅進誅仙陣內。只聽本陣鳴金，即要收兵，不可有誤。」孫燕領令去了。又命展得勝，帶兵五百，至秦營外南邊屯兵，見金光沖天，吶喊衝動。只許在秦營外攻打，不許進去。聽鳴金收兵。又命展得勝，帶兵五百，假襲秦陣北營，見金光便進，聽鳴金便退，不得貪功殺進秦陣。又叫解信帶兵五百，前去攻打西營，見了金光，便虛張聲勢，聽鳴金就收兵。四將俱各領令出營，帶領人馬，各自去了不提。

且說魏天民，只於子午二時進陣，用金砂祭打孫臧，餘時則在營中伴始皇語笑閒話。那日始皇忽問道：「仙長，孫臧困在陣中已四日了，不知他氣斷身死否？」魏天民道：「孫臧之魂，現已裝在寶盒，不過七日，本命星一滅，不出明日，必死於金砂之中。」始皇道：「孤聞孫臧是個大羅神仙，神通廣大，今不能脫出金砂，不知金砂的砂山怎樣，孤欲進陣看看，不知使得否？」魏天民巴不得秦皇進陣一看，好顯他的手段。遂滿口應承道：「貧道保駕同去，那有去不得之理。」始皇大喜，傳旨備馬過來，也不帶領文武，傳諭大小將官，緊守營盤，遂跨上雕鞍，魏天民也跨上梅花鹿，二人出離大營，望著誅仙陣的東門而來。駕至外圍，王翳出營迎接。始皇傳旨：「殿西侯不消保駕，各守汛地要緊。」遂過了營盤，魏天民把梅花鹿一領，同始皇進了誅仙陣門。始皇舉目一看，只見四方八面，陰風颼颼，冷氣森森，往上望去，忽見祥雲繚繚，瑞氣千條。中央一座法台，台上面插著紙幡飄蕩，數十名軍士，叫著孫臧之名。二人不覺來至台下，天民便讓始皇上台。遂一齊下了腳力，上了法台。始皇一見裝仙盒，就問：「此盒做何用？」魏天民道：「內有泥塑的孫臧，就是孫臧的本命星，附在裡面了。」始皇道：「孤當鑒看鑒看，看是如何？」魏天民聞言，念了真言，拿起金砂，揭開太山符，把盒蓋揭起。始皇近前仔細一看，原來是三寸來大的一個泥人，與孫臧相貌無二，頂門上隱隱放光。魏天民一見，心下大驚，暗想道：「好利害的別夫，莫不是你在坑中，又弄甚麼玄虛？」

暫且不表魏天民著驚，且說白猿，領了南極的言語，來至法台上，隱著身形，看得明白。一見魏天民揭開了裝仙盒蓋，忙將壽星的太極圈一展，滴溜溜金光騰空，如一股烈火沖天。燕營四將，在陣外望見金光一起，便一齊炮響催兵，搖旗吶喊，飛奔秦營而來。始皇聽見陣外炮響振天，喊聲不絕，心中著驚道：「不好了，燕兵前來攻陣，去罷。」魏天民沒了主意，忙蓋上盒蓋，不暇封符念咒，保著始皇下了法台。白猿一見，滿心歡喜。忙上前退了金星，寫了老祖敕令速開六字，把盒蓋揭開，將泥孫臧輕輕取了出來，放在懷中。拔根毫毛放在盒中，吹口仙氣，變作那泥塑的孫臧。忙跳下法台，往東南走了七步丁字，腳著八字站住。忙把穩心真言念了一遍，穩著了本命星，將泥像卷在太極圈內，復又翻身，駕雲回營不提。

且說燕營四將，在陣外催兵，一齊吶喊，擂鼓搖旗，便來衝秦營。秦國的眾將，忙領兵出來迎敵，燕兵卻不敢前進，只在遠遠的放箭射來。秦師便用擋箭牌遮住，也叫弓箭手對射。此時白猿已進了大帳，把泥塑的孫臧交與南極。南極接來，念了真言，用手在泥像頭頂上拍喝道：「星官還不歸位，更待何時。」那泥像的頂門上，就起一股毫光，沖天而去。南極就吩咐白猿出陣，鳴金收兵。燕國人馬，聽見營門鳴金，便一齊止了吶喊。大將在後，霎時一對對退回大營。燕昭王見白猿盜了裝仙盒，放下一半心，便對南極道：「掌教老祖，裝仙盒已得，如何打得破陣？」南極子道：「且慢破陣，還要尋四件寶物，然後才能破得此陣。」蒯文通已帶領四將上帳繳令，南極子道：「諸位將軍莫辭勞苦，出家人還有東帖三道，二位展將軍與解將軍，各帶東帖一道，各分頭出營五里，方許開看，按東帖言詞行事，不得有誤。」三將接了東帖，各自去了。南極子又用東帖一張，叫蒯文通：「你把兵印與孫燕代理，你可領這東帖，貧道贈你神行符一張，貼在腿上，趕到韓國時，方許開看，依東帖取物，不得有誤。」蒯文通忙領了神符東帖出營，貼上神符，就如飛一般。長眉老祖便對南極仙翁道：「掌教老祖，貧道想魏天民等，俱屬教下，何不用拘仙牌拘了他來，叫他們撤陣，豈不是好。」南極子道：「我豈不知，只因前七國時，破陰魂陣打了黃伯陽，各洞皆知。若拘他，他們不來，豈不被人恥笑。」眾仙聞言，俱各默言不語。時已掌燈時候，不提眾仙在燕營打坐。